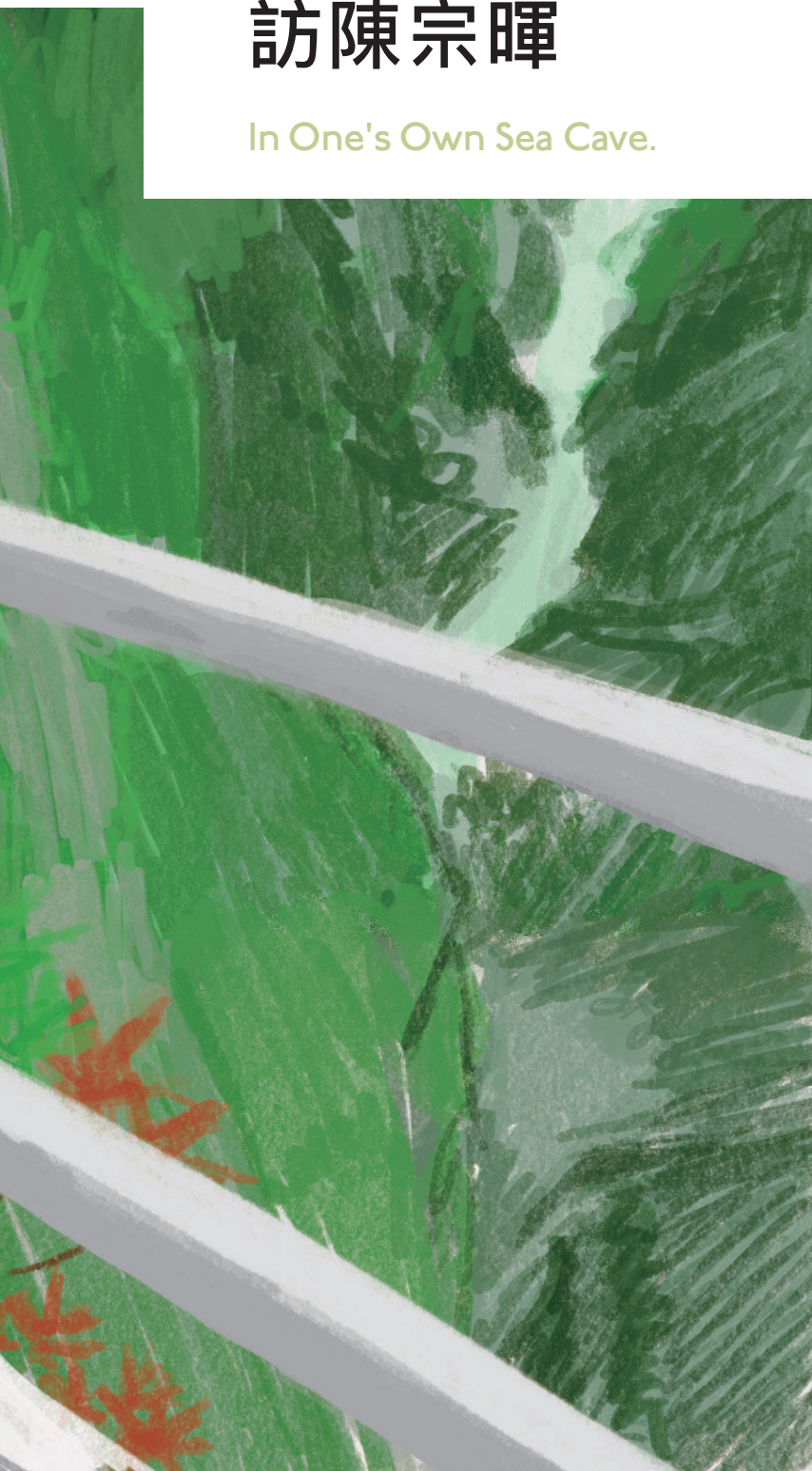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自己的海蝕洞裡： 訪陳宗暉

In One's Own Sea Cave.

訪 / 張純昌 · 文 / 陳宗暉 ·
圖 / 陳宜楓



第一次闖進這個神話般的空間，黑暗不是全然的目盲，暗中有光的漸層，洞外是遼闊刺眼的大海，洞裡是海浪的迴響。有點恐怖，但又覺得被穩穩地抱著。從此我便擁有隨身攜帶的海，閉眼就進入海蝕洞。

Q

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以疾病為主軸，你認為疾病與書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書中以信件傳遞訊息，在傷病之中，你想寄出信件給誰、想要說些什麼？

生病令人恐慌，但我不只是因為疾病的苦悶而想要作文抒發，更想因為長年疾病所建立的互助關係而想要寫下感謝與紀念。來自花蓮與蘭嶼，來自一路遭遇的醫療體系與路邊的善意，向遠方報平安。沒想到我回來了。我寫的是「疾病書寫」嗎？或許我一直想寫的都是旅行文學。這麼說來，生病與求診的歷程就被我當成一種自助旅行，揹著過重的背包，獨自登山。旅途有事，因而受到幫助。

A

旅行沒有盡頭，痊癒也沒有止境。痊癒是漫長的旅行。在蘭嶼重新經歷一遍童年，病重返家，在家裡重新經歷一遍青春期的爭吵與修復。同一種病在不同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反應。把生病當成自助旅行，各種文化互相照應。恐懼也許也會帶來勇氣與生命力。生病就是創作，生病就是生命。生命帶來各種關係的相遇。「你說的故事讓我想要繼續活下去。」久病戀世，所有的寫作都像是回信。

Q

2021年以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獲得臺灣文學獎蓓蕾獎，當時激發你創作靈感的是什麼？後續如何將此靈感凝聚成篇章、乃至成書？

一開始是想從蘭嶼寫起。從自己的碩論主題延伸，想要續寫成一本散文或小說。想要訪問他人，最終還是返照自身。當我帶病旅行，在蘭嶼淨灘，想到自己的病與蘭嶼的傷痛。想到自己根本就是在花蓮與蘭嶼長大的，我在這裡往返我的青春時光。三十歲以後，一度只有加了特殊濾鏡的青春回憶可以讓病懨懨的身心稍微振作，只有回望才能讓因為吃藥而失去時間感的自己再次醒來。追憶年少，其實是在懷念還沒生病的自己。覺得自己來日苦短，難以前進還沒去過的地方，反而想要重回以前去過的地方；聽著 90 年代的歌曲，散步回家。倒退也是前進。

意外住進負壓隔離病房時，才開始寫這本書的〈就像分母不得為零〉並完成〈只是看起來是一個人〉，追憶童年，挽留當下。如果這就是我在蘭嶼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，如果我的生命沒剩多少，這些就是我目前想說的話。不知道明天會如何轉彎，這樣的寫作也是給未來的自己一個備忘錄；無論這個「未來」有多久。過去的那個我，其實也好勇敢啊。鯨豚是循環，飛魚也是循環，最終我們都是環環相扣的循環。

A

失眠時躺在床上喃喃自語，像是自我的深度訪談。忽然想要去和二十年前那個嚮往文學與電影的朋友以及自己會合。二十年前的電影修復重映。真的有人在遠方等我嗎？就算只是一個想像的朋友。

Q

你的「靈感角落」是？你如何為它命名，它與你的關係為何？

將近二十年前，第一次去蘭嶼，當時帶我去的老師告訴我小島北方有一群海蝕洞，「你一定要去那裡看看。」我像是獲得藏寶圖，那裡於是成為我後來每回在蘭嶼騎單車時，下午休息躲太陽的地方。我會在這裡寫筆記，回想整個白天在路上遇見的人事。有時什麼也不做，就只是看海看人釣魚而已。

我知道這個洞穴有其在地文化意涵與生態意義，後來這些海蝕洞也對外封閉，做為當地住民禱告聚會的場所，但我還記得第一次闖進這個神話般的空間，黑暗不是全然的目盲，暗中有光的漸層，洞外是遼闊刺眼的大海，洞裡是海浪的迴響。有點恐怖，但又覺得被穩穩地抱著。從此我便擁有隨身攜帶的海，閉眼就進入海蝕洞。二十年前的浪連著二十年後的海。

巨大海蝕洞前，站不穩，這裡風強足以把眼鏡吹落。這裡沒有收訊，很容易就可以躲起來。在沒有訊號的巨大海蝕洞裡，這裡有蘭嶼父親反覆說給兒子聽的故事。多年以後，我在蘭嶼也擁有了自己的思親與鄉愁。

我喜歡這裡的人在準備出發的時刻總是沉默無語，想做什麼就開始執行而不對外昭告。海蝕洞裡螺旋的決心與耐力，一心一意建造自己的拼板舟，過程中總會有人默默來幫忙。在自己的海蝕洞裡，看起來像是逃避但是他很專心。躲進一個海蝕洞，躲進一個出口。

今年春天我試著重返賞鯨船，讓身體重新適應大海的搖晃。賞鯨船通常來回一趟兩個多小時，約莫台東往蘭嶼的航程時間，這趟卻是海上六小時的尋鯨漫遊。新的身體，新的時間感，努力拓寬我克服暈船的時間單位。果然在航程突破三小時之際感到不適，當我正在猶豫是不是要把帽子拿下來吐在裡面的時候，三百隻熱帶斑海豚搖滾現身。船上的遊客都好振奮，正午時分，我坐在船艙二樓的露天座椅上，虛弱但感到幸福，我也好像看見當年在船邊熱烈紀錄鯨豚動態的自己。我竟然也就跨過那個最難熬的風浪測試，最終安然上岸。

後來也去了東澳那個熱鬧的祕境。把這裡想像成蘭嶼的東清灣，躲進海邊的洞裡。平日海邊逗留一小時，遇見來自香港的阿姨們擺出各種姿勢與浪花爭豔，遇見單車騎士打卡，遇見來這裡假裝淨灘的小學生團體擺拍，遇見拍婚紗照的新娘舉步維艱百年好合。以前覺得海蝕洞是用來躲藏，現在的海蝕洞成為一個拉開適當距離的觀察位置。我經常在路上、在車上寫作，或許我一直都在一個移動中的海蝕洞裡寫作。看著外面的別人，看著外面的自己。在我笑得很開心，覺得自己不是病人的時候。

A

陳宗暉

1983年生於雲林。東華大學中文系（華文文學系）碩士。著有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，曾獲2020年「OpenBook年度好書獎」、2021年「臺灣文學獎蓓蕾獎」。近作入選九歌《110年散文選》及《111年散文選》。